

#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茶陵谭氏始祖谭可奕像

## ■并不久远的故事

几百年来,谭氏家庙穿越历史时空,饱经风雨沧桑,岁月变迁,历尽坎坷,至今保存完好,是历代谭氏嗣裔对家族宗脉的初心坚守,是定期检修添瓦、里外排水、清洁打扫、修缮护理、刷补油漆等保护措施长期坚持。即使在风起云涌的土地大革命时期,也没有被冲击,却在1946年10月遇火警,后殿、教书阁等三楹建筑均毁于火,虽作修补,却浴火难复,风光不再。后在“文革”破“四旧”中,钟鼓、牌匾、宫灯、祭器、石板等受到侵扰损毁,但家庙整体建筑,却在族人的保护下免遭破坏。

在茶陵的谭氏族裔中,至今仍流传着族人“巧计护匾”的有趣故事。那是1969年,正值“文革”狂热火爆时期,红卫兵认为“谭氏家庙”牌匾,是典型的“四旧”产物,要拆除销毁。这块“谭氏家庙”牌匾,自古有之,既是毗塘大祠的名称,又是谭伦堂的外在门面形象和名片,于公元1880年重置,材质是名贵的紫檀木,由清代光绪朝重臣谭钟麟重书,彰显的是名门威仪和旌世家声,文物价值高,十分珍贵。族中名望长辈顶着压力与红卫兵谈判协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谭氏以大义,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用桐油石灰把“谭氏家庙”四字抹平,刷上红油漆,再在上面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一计既遂,皆大欢喜,这珍贵的牌匾也得以保存下来。

1985年,春暖蛰鸣,百业复兴,族人捐款抢修,将“谭氏家庙”牌匾上的油漆油灰全部剔除,清理浮雕,重现四个大金字,并重新金光闪闪油漆,恢复本来面貌,使历史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保存。

因受条件限制,1985年的那次修复只作了简修加固。眨眼二十多年过去,2008年,欣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建设,毗塘谭氏族人乘势而为,筹资募捐百余万元,荐贤斋巧匠,鸠工庀料,按照“仿古依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复置两对石狮,拆旧建新谭祠、五代祠两座附祠之后,对家庙施以全面的修复。修复后的谭氏家庙,古风旧韵,典雅壮观,金碧辉煌,雄伟大气,既彰显出传统古朴的历史厚重感,又焕发出旺盛的勃勃新生命力!

岁月悠悠,承载历史厚重;家庙巍峨,见证世事沧桑。走进谭氏家庙,总使人思绪如潮,感慨万千,于我们谭氏后人来说,这是一次心灵世界的洗礼,也是一种文化家园的皈依,更是族人游子永远抹不去的一缕乡愁!



株洲风物

家庙后殿有“避火蕉”之美名的凤尾铁树

谭姓是茶陵的大姓,始祖谭可奕晚唐时由江西太和迁来,历三世而传谭武兴,谭武兴生三子(进峰、进满、进顺),皆文武全才,应楚王马殷征聘入伍领军,战功显著,威震朝野。谭氏三兄弟共生十八个儿子,皆“宏”字辈,称十八宏郎,这就是有名的茶陵谭氏“三进十八宏世系”。

明万历戊午年(公元1618)，“十八宏”的后裔、曾任明中丞、四川巡抚、中宪大夫的谭希忠致仕回乡后,举族裔五大房之力,建成茶陵毗塘谭氏谭伦堂之谭氏家庙,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 ■家庙风物

祀大香炉,接后就是一长形祭台案几,摆放祭器祭品和吉祥物,后面三分之二的墙是神龛,安放的是毗塘谭氏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

从后殿两侧门穿堂而过,进入最后一个天井,实则是一个倚山而建、三面围墙的庭院。后殿背山而由两圆柱托梁,构成“凹”形迴廊。登上几步石阶,就是露天筑台,台上左右两边各植一株凤尾铁树和芙蓉花树。每当芙蓉花嫣红蛇紫,凤尾树墨绿翠青之时,筑台后院里,总是一派富丽祥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不是春光,胜似春光。说起这株凤尾铁树还真有传奇色彩。相传此树由谭希忠从帝都千寻迢迢带回家栽培于家庙内,是一株与家庙同龄的古树。凤尾铁又名凤尾蕉,与普通苏铁同科,但比苏铁名贵,它树形古雅,树冠蓬勃,枝长二米以上并长满长刺,因枝状如凤尾羽,当地又称“凤尾树”。旧时,家族内对忤逆不孝之徒,在家庙内大堂上,就用此枝条对男抽击股背,对女拍打手掌,以示惩戒。此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管历史上曾发生多么严重的干旱天气、田土龟裂的赤旱,从不萎靡、从不干枯。1946年10月的某个深夜,家庙突然发生火警,将整个精美的后殿建筑物烧毁殆尽,而近在咫尺的凤尾铁树却安然无恙,又有“避火蕉”之美名。四百多年来,不管风吹雨打,雷电交加,天寒地冻,也无论日月星辰转换,风云变幻,朝代更替兴衰,却依然昂然挺拔,枝叶叶茂,堪称奇迹。

“三将军,两驸马,同时进士十八人,以及状元童童行人都堂,国史著勋猷,瞻仰先驱应奋起;一始祖,五大房,聚居户口万千,莫不勤耕力学敦孝尽悌,族裔砺贤达,策鞭后辈要遵循。”

这是茶陵秋堂毗塘村谭氏家庙后殿教书阁中神龛两边楹柱上的一副长联。此联上联回顾了茶陵谭氏始祖可奕公以来的人文蔚起的辉煌历史,教育后人向先贤学习,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下联则介绍了毗塘谭氏始祖谭可奕公以来,人丁繁衍发达,族裔兴旺荣昌的盛况,勉励后辈裔孙遵古训、守族规、传家风,再铸辉煌。

茶陵秋堂毗塘村,左拥碧绿秀色的凤形龙湖,右傍葱茏叠翠的琴台书山,后殿雄奇挺拔的狮吼象岭,前瞻巍峨绵延的罗霄山,有龙骧凤翔之势,狮腾象舞之雄,琴韵书香之奇,山高水长之美,明堂宽敞、布局周密的谭氏家庙便立于其间。

谭氏家庙,座北朝南,背山面水,左置“诤封祠”,右配“五代祠”,总体呈“品”字型结构。从正大门入家庙,迎面是木式照壁,两大堂柱中间,是五块长方形雕刻木板拼成的高大屏风光,中间是一个笔道雄健的正楷“谭”字,左右两边是梅、竹、松、兰图案,彰显古朴庄严、底蕴厚重之韵。

经迴廊,过天井,步入二楹大堂。后梁正中悬挂“谭伦堂”三个金光大字,这是谭氏家庙的堂号。堂梁上左右两边,旧时挂有“忠孝节义、礼智廉耻”的条匾,崇尚“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奉行“忠孝经世;耕读传家”的族规家训。现在大堂左右两边墙上,张贴介绍谭氏渊源、著名人物、家庙概况、班行字辈、族规家训、先祖遗训、祭祀文告等祠堂堂内容的牌匾,旨在“传承、资治、教化、励志”。

由大堂进入第二个天井,拾级而上,便进入三楹,到了家庙的后殿——教书阁。教书阁共三层,都由堂柱托梁,雕饰天藻盖顶。一楼大厅为寝成堂,两边是厢房,主要供奉茶陵谭氏始祖谭可奕、毗塘谭氏谭伦堂始祖谭希忠及列祖列宗。神龛祭台前,放置一巨型铸铁祭



毗塘谭氏家庙外景

## ■人才勃兴

毗塘谭氏家庙,作为一座地方文化物化建筑,体现了—个家族的兴盛标志,囊括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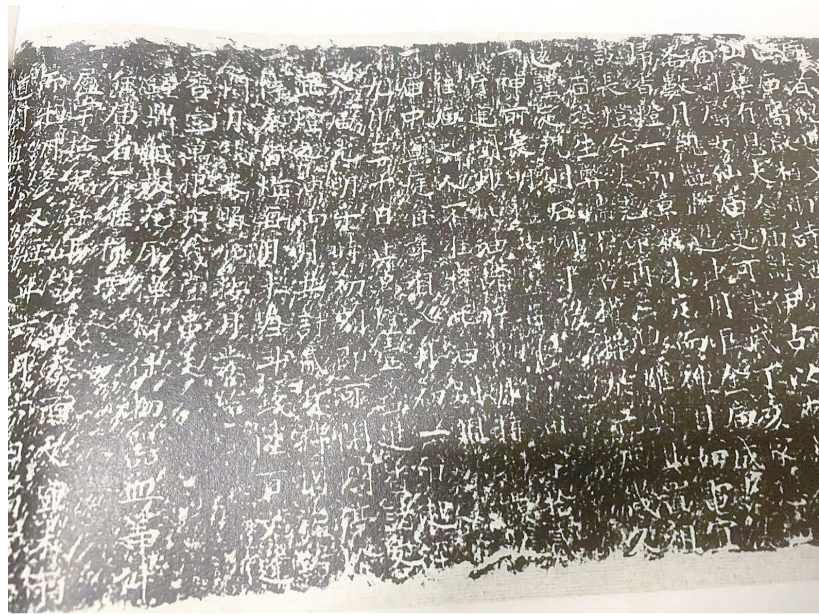
四百多年来,谭氏家庙以自身存在的方式和世袭代承的传统,敦教念祖,教化育人,赓续的是崇尚儒学、弘扬国学的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格物致知的族规文化,勤俭继世、耕读传家的家风文化,敬老尊贤、友爱孝悌的孝道文化,建功立业、进学晋升的褒扬文化……

据族谱记载,几百年间,自毗塘谭氏始祖谭可奕以下,谭氏家庙族裔曾相继选进进士十六人,其中明弘治六年进士、礼部行人司司正谭玉瑞(1448—1504),曾为钦差大臣,奉旨出使宁藩,政绩卓著。明孝宗皇帝嘉勉:“才既精于治理,志克谨于操修,阅历深浸,贤劳茂著,不俟朕明之考,预加褒赐之恩”。致仕归隐,建义仓,立乡约,修族谱。卒后,同里明代大学士、首辅李东阳为其撰写墓志铭。明万历甲戌进士、中丞、金都御史、四川巡抚、中宪大夫谭希忠(1542—1623),在任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时,上奏了史上著名的《复祖制疏》,巩固了皇权朝纲,打击了宦官专权。巡抚四川时,夜郎部落酋长叛乱,朝廷力主进剿,他主张安抚,薄徭赋、革积弊、兴教育,避免了战火,平息了叛乱,被明神宗授予中宪大夫衔。清光绪六年进士、殿试探花谭鑫振(1844—1882)——其祖谭在康熙年间由毗塘迁衡山白石——自幼聪慧,才智过人,善书法,曾求学名儒石鼓书院,受湖南巡抚王文韶赏识,视之为“国器”。光绪六年,殿试为一甲

# 毗塘谭氏家庙的前世今生

谭穆喜

碑刻里的株洲



碑名:阳升观夫人庙碑  
材质:青石  
规格:长25厘米,宽15厘米  
年代:清  
现状:嵌攸县阳升观内

阳升观夫人庙碑文拓印(部分)

## 阳升观夫人庙碑 百年前的庙观管理细则

郭亮

攸县城东北二十余公里,地属莲塘乡,有一古意盎然之道观建筑掩映在群山环抱之中。山曰司空山,故老相传,南北朝时张昺,齐明帝时官至司空,东昏侯萧宝卷继位后,感朝政腐败,残虐民生,愤而辞官退隐,举家迁至攸县莲塘麒麟山,结庐修行,数十年后白日飞升而去,俗传其得道成仙,山亦更名司空山以为纪念;观者,名阳升观,即当日张昺司空筑坛朝斗、结庐修道之所,唐天宝七年(748)始建,初名朱阳观,以旌张昺利人济物之功,宋政和二年(1112),徽宗赵佶派朝臣亲往主持重修观宇,以白日升天“故实”改名

阳升观。对于从未涉足阳升观的游客而言,提及阳升观,脑海中的固有印象大抵不离一器宇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其实不然,阳升观占地极广,自坪院入山门,依次涵括前殿、正殿、后殿、玉虚宫、蕊珠宫、宗师堂、夫人庙等建筑群。其中,在夫人庙中,嵌置着一块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石碑,立碑者是攸县望族文氏后裔文世煌,夫人庙系其母还愿监修,碑文即述其事,更重要的是,碑文中还述及此庙的日常管理事宜,为地邑宗教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其管理理念,时至今日,仍有值得学习处。

## 建庙者为攸县望族

碑文开宗明义,首引晋崔豹《古今注》言庙之成因——本为祭祀祖宗之地,后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混在一起,至东汉佛教传入,亦为佛教寺院之代称,延至近代,所有供奉神灵之地皆称之为庙。

夫人庙者,明高启《梅雨》诗有“洒竹暗连湘女庙,随云远渡楚王宫”句,湘女庙即湘山祠,祀湘妃——即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址在岳阳君山;清袁枚《小仓山房集》中有《息夫人庙》诗,“千载香烟谁供奉,三年涕泪妾分明”,记春秋时息国侯侯夫人妫桃事,诗中的息夫人庙在今湖北黄陂。

可见,自古以来,便有为女仙建庙之传统,至于阳升观夫人庙中所祀女仙为何许人,碑文中未曾明言——猜测有可能是张昺夫人,民间传说,张昺于梁天监二年(503)八月十五日,携全家八十余口羽化升天,这八十余口家人中,自然也涵括张昺的夫人——倒是建庙之事叙之甚详:岁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立碑人文世煌之母“茹菽敦月,亲监修造”,所费自然也是不菲。

按碑文题款所记,立碑人文世煌时为致加提举衔、遇缺先即补训导、优

## 既管钱,又管人

所谓管理,无非两条,一曰用钱,二曰用人。在文世煌拟定的这份夫人庙管理细则中,对用钱和用人这两个方面都制定了详尽的规章制度。

庙之正常运转,除了管庙之人日常开销之外,最大支出无非神像前长年不熄的灯油之费。碑文细则开宗明义,首先就提到了神像前长明灯的用油标准,“每年菜油七十二斤,逢润月加油六斤”,发放方式则以季度用量为计,发与管庙之人,且对油之用途做出严格限制,除神前长明灯外,“不准将此油别用”;长明灯外,每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还须在庙中大厅点灯一盏,以为进香诸客人照明之用,且对燃灯时间做了限制,“午时初刻即可关门停灯”——如是看来,这夫人庙平日都关门谢客,一年只有农历八、九月间的上午接待香客进香——用油量自然也限得死死的,“两月共廿二斤,持揭发给”。

灯油之外,碑文细则亦对管庙之人的用度做出了规定,“每月米三斗,钱六百元”,发放方式则是“按月发给”,当然,也忘不了提一句,“逢润月

钱米照发”。既给钱,又给米,管庙之人除了须常年住庙,照应庙内日常外,还有别的工作内容:一是屋宇查漏,这是额外开销,每年支钱三百文;二是每年六月初六,须修葺沟道,开通污泥,这是管庙之人的本职工作,不另开支钱米。

另,庙中生活用具,如雕版花床、桌椅,并其他日用品之类,住庙者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若有损坏,照价赔偿”;另有一条,庙中空屋,不许留宿他人,原因是八九月进香期间,主家要用,倘有留宿,一经发现,即“清除出寺”。

最后一条是管庙者,也即住庙之人的择选标准,“宜择恪守斋戒者”,毕竟要侍奉神前香灯,总以能持戒者为佳,“倘住庙者稍有妄为,违而驱逐,决不容情”,这是丑话说在头前,住庙者活儿不累,钱、米都按月支取,在没有什么就业机会的彼时,算是个难得的美差,驱逐出庙的责罚多少也能规范住庙者的品行,更何况,细则末末还有“若住庙人诚敬,天必赐以鸿福”的宗教加持呢!



攸县阳升观外景